第二十八战 攻击之爪

总之这事儿就算是谈妥了。老季的憩茶拾光作为唯一茶饮赞助商，将会在线下赛当天，联合西瓜网咖举办一系列活动，包括充值有礼、买一送一等，还会承包那两天所有选手的饮料。

看样子这次要投入的资金应该少不了，不过老季表示这也算是为推广自己喜爱的东西尽上一份绵薄之力。以前的他绝对不会相信，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有如此成就。

之后又聊了一会儿他们集训的效果，听起来似乎配合得还不错，在上周六的勇士联赛中，只是在最终决赛时，才无奈告负于一支一线职业战队。

最后，那三人还异口同声地表示校队的1、2号位跟安容与和憨仔比起来还是差远了，补刀基本功不行，反游走意识不行，大局观更是不行。给他俩吹得都舒舒服服——早在大染缸里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油条们还是会拍马屁啊。

群聊结束后，言澈又单独拨了个电话过来，询问他身体如何，体温是否稳定。在这几分钟嘘寒问暖的加持中，原本感觉眼皮沉重的安容与，竟是又兴高采烈到大脑亢奋了起来。

真不明白言澈到底在声波里加了什么迷药，光是听着他那句关切又温柔的“还有没有感觉到身体再发烫呢”，就让这个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想象着声音主人那张脸的少年，毫无征兆地硬了。

不要说话。不要用那样的语气说话。也不要和任何人那样说话。你是我的。你是我一个人的。

也不知道后来是怎么睡着的，等醒来时，已经能听见外面厨房里传来的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言澈来了。

换好衣服后，他就径直出去和言澈打招呼了。此时对方正在煮面条，旁边还放着一碗炒的极香的肉臊。

“起来了？”大概是听见了安容与走动的声音，言澈头也没回地说道，“去刷牙吧，马上就能吃了。”

原本以为言澈会七点半过来，没想到他为了做早饭，竟然又提前了至少一个小时。安容与心疼不已，这几日消瘦的不仅是自己，忙进忙出照顾他的言澈也憔悴了不少。

“哥，你怎么来这么早啊？别累着了。”安容与并没有先去刷牙，而是直接问了起来。

“睡不着就起早了呗。乖，快去刷牙。”言澈继续搅动着锅里的面条，语气温柔却没留下任何回转的余地。

收拾好情绪，肚子空空的少年便乖乖地去刷牙洗脸了。洗漱完毕后，面条正好出锅。

不知道言澈这碗肉臊是怎么做的，隔着几米远都能闻到那股诱人的香味。安容与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果然是色香味俱全。

面条煮的刚刚好，完全褪去生硬，又没有煮的太老，保留了面条本身的筋道。配上五香味的肉臊，和恰好烫熟便起锅的上海青，荤素相宜，真叫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

很快一碗就吃完了，安容与眼巴巴地望着锅，确认里面没有剩下面条后，默默收起了碗。言澈看在眼里，笑着起身给煮锅点上火，看样子似乎打算再煮一些。

“碗留着，再给你煮点。”看着胃口大开的安容与，言澈的心情都变得很好。仿佛这段时间内，已经正式成为这只人形大狗的饲主一般，见他吃得好，就没来由地开心。

“哥，你先吃，我来看着面条。”不好意思打断对方早饭的安容与，不由分说地就将其推回餐桌上。

言澈也不再多说，反正在新的面条出锅之前，自己这碗面肯定是能吃完的，于是继续嗦了起来。他好像也对这次的调味很满意，在吃第一口时就默默点了点头。

加完餐、洗完碗后，在言澈的带领下又开始学习。也不知道白日里都在照顾人的言澈是什么时候备的课，每天光学习和吃饭都累得要嗝屁的安容与都要觉得他的一天不只是二十四小时了。

时间悄悄流逝着，任凭人们如何珍惜，它依旧头也不回，抓不住、摸不着，只留下一种名为“回忆”的东西，作为它来过的证据。

终于，在请了整整十天假后，身体完全恢复的安容与，背起了书包继续上学堂。不想再麻烦言澈的他，婉拒了对方想要继续给他做饭的打算，准备随便去外面凑合着吃。

临行前，言澈千叮咛万嘱咐，如果在学校里觉得身体不舒服的话，要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之后又问了他放学的时间，说会在校门口等他一起去吃晚饭。

安容与自然是乐得合不拢嘴，刚进校就盼着下课。而十天没露面的他，也受到了同学们的热情招待，时不时有人来嘘寒问暖，连万年吊车尾都忍不住表达了自己对他的思念之情：“容容啊，你要是再不回来，我这颗玻璃少男心可真是要碎了。来，给哥抱抱。”

人群中间的男主角瞪了他一眼，十分嫌弃地推开了他，说道：“周楷钦，哪儿凉快哪呆着去，爷爷我对你过敏。”

似乎铁了心要恶心安容与，戏精附体的周楷钦用手指轻轻点了一下他的肩膀，捏着嗓子说道：“嘤嘤嘤！安容与你这个负心汉，枉费人家为了你天天求神拜佛的。快说！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男人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意想炫耀一下自己这几日有人照顾的事实，安容与十分配合地答道：“是啊，所以你可闭嘴吧，再不好好学习，就要像吕逸晨那沙雕一样被亲爹捆着送去当兵了。”

六月高考结束后，听说吕逸晨几乎每科都交了白卷，最后成绩也是惨不忍睹。受够了他这么大个人不学习尽惹事的吕教授，突然铁了心就把他送去军营里改造了。

不过似乎没人把安容与的话当真，虽然坊间一直传闻他不喜欢女生——每年都有好几个人递情书，但就是从没见过他答应谁。然而也没人见过他曾经和男人在一起，所以也只是个传播程度不算广的小绯闻，并没有任何依据。

而在他开始一心学习后，拒绝人的理由就从“太麻烦了不想谈”变成了：我现在只想好好学习。搞得人家小女生的表情都跟见了鬼似的——说好的狂炫酷拽、走路带风、英俊潇洒、球技高超、家境优渥的钻石单身霸道学长呢？

周楷钦灰溜溜地回去后，安容与找班长了解了一下各科的进度。发现言澈教的比老师们还快时，也并没有感到惊讶——毕竟他一个半天讲一门课，一次讲半章。圈了一下落下的作业后，他便回到座位上开始写写画画了。

品学兼优的班长大人见状，也不得不露出了一个望子成龙的表情。不过除了已经毕业了的吕逸晨外，学校里应该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为什么他的成绩能在一年半之内提高这么多的吧。

之后的几节课都在翘首盼望中度过，一想到言澈会在校门口等他，就忍不住捂着嘴笑了起来——这剧情，怎么这么像外校的女生来男朋友的学校前痴痴地等呢？

随着最后一道下课铃响起，安容与一把抄起收拾好了的书包，一个箭步就冲了出去。然而刚刚走出教学楼，正在通往校门的路上，就被一个不认识的女生拦住了。

由于出来的早，校门口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学生，一眼就能看见混在一群家长中的言澈。对方也看见了他，正要招手的时候，就被这姑娘打断了。

安容与心不在焉地一边瞟着言澈一边问道：“什么事？”

眼前的姑娘个子小小的，水汪汪的大眼睛正害羞的眨巴着，想抬头看他又不敢看的样子，再加上脸颊的粉红色，看起来有股少女特有的青涩气息。

“学……学长，这个……这个给你。”姑娘双手递上一张粉色的信封，依旧没有抬头，又说道：“不……不用立刻给我答复……”

似乎是害怕下一秒就从表白对象口中听到不想要的答案，她选择了直接跑开，留下一脸不耐烦的安容与夹着那封信，看着人已经跑没影的方向，无奈地朝校门走去。

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只是单方面被表白的安容与，在言澈目睹了全程后，竟有些心虚。马上就要走到他身边，连表情都有些不自然了。

“哥，等多久了？”安容与打算直接转移话题，如果手上没有那封情书的话，看起来真的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刚来。你在学校挺受欢迎的嘛。”言澈的表情依旧十分自然，就像是一个准备看热闹的人一样，笑眯眯地看着他。

又来了，和上次在医院门口说起相亲时一样的表情。明明笑得很温柔，但就是让人感觉到一丝寒意。

“哥，我也不是很受欢迎……就偶尔，偶尔。”正巧走过一个垃圾桶，那封拆都没拆过的情书，直接就要被收件人无情地扔进去。

言澈眼里闪过一丝惊讶，动作迅速地拦下了他的手，问道：“你不看看吗？”

安容与苦笑道：“没什么必要了吧，反正结果不都是一样的吗？”

看着他真的不想看的样子，言澈收回了手，任由他将那封粉色的情书丢了进去，又说道：“你刚才，还没来得及和人家说吧？”

安容与点点头，他不是一个没有绅士风度的人，只是碰上这种事，的确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将对双方的伤害都降到最小。但他很清楚一点，如果对对方没有感情，与其可怜施舍，不如从一开始就将对方的希望完全扼杀，长痛不如短痛。

“反正她们也就那么几句，什么你真是帅得惊天动地啊、打球的汉子你威武雄壮啊，啧啧啧，试问谁不知道？”想着要舒缓一下这尴尬的气氛，安容与少见的在言澈面前扯起了皮。

“这意思你还是看过的嘛。”言澈一针见血地挑出了问题所在，摆出一副看热闹的表情。

“额……一开始确实看过几次，后来觉得写的都差不多，就懒得看了。”安容与相当老实地答道，“其实她们就是觉得找一个高高大大会打篮球的男朋友很有面子，我记得有几个人在不久后就和篮球队的人在一起了。”

“看不出来你想的还挺透彻的，现在的中学生心思都这么多吗？”言澈感叹道。

“就她们心思多，我现在只想学习！真的！”安容与拍着胸脯答道。

表白事件就此翻篇。其实每年九月、十月的时候，都会有好几个新生给他递情书，想来是不知道他油盐不进的传闻，而大着胆子试试吧。

而他说是现在要学习，不想谈恋爱，实际上心里十分清楚——他想要的，从头到尾都只有言澈一个人而已。就算此生只能爱而不得，他也义无反顾，绝对不会找个人随便将就，郁郁而终。

因为晚上还要补课，所以这天开始的工作日，就先不在家里做饭了。

从上附的步道走了出去，在言澈的带领下，两人搜寻着附近的饭店。一路上拒绝了不下五次安容与想要买烧饼吃的请求——新出炉的饼就那么随意地放在临街的台面上，外面风大尘大，吃起来不放心。

走了两条街后，最终在一家中式快餐店停下了脚步。

为了省事，两人都直接点的套餐，两荤一素一汤，营养搭配得当，吃起来还是很舒服的。而且这类快餐店一般省油，也不至于吃得太油腻。

之后的几天，生活又渐渐回到以前的样子，只不过晚餐都是两个人一起在外面吃。直到周六，言澈才再次到家里给他做饭。

养了一周下来，安容与那张原本凹陷的脸又稍稍饱满了一些，肤色也回归了好看的小麦色，完全看不见生病的痕迹。

年轻果然就是资本，仿佛无论怎么折腾，第二天醒来后，都会一切如常。

刚上两天课，便迎来了周六。言澈对这天长达四个小时的家教安排就是尽量把之前落下的作业补上。

所幸他的乖学生在课间和午休时默默写了大半，于是前两个小时继续写题，与此同时言澈检查已经写好的作业，互不耽误。

下午的阳光穿透纱质的轻薄窗帘，洋洋洒洒地透了进来。被布料削弱了的光线变得柔和，静静打在正在认真批改作业的男人脸上，整个人简直都像是在发光。

微卷的发丝根根分明，随意躺在他的额头上。侧面看不出桃花眼的形状，却更凸显出如小刷子一般微微翘起的睫毛。丰润却又不觉肥厚的嘴唇，呈现一个若隐若现的上扬弧度。

说好了要尽快赶上进度的高三备考生，就这么痴痴地看着了迷。

自己是怎样喜欢上他的呢？大概是那日幽暗小巷，阳光稀疏，我被人围困，他赶来救场。有些人，只需要看上一眼，便轻易触动了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这样说起来，倒颇有一股言澈才是那个脚踏七彩祥云来拯救自己的那个盖世英雄。虽然当时只是小孩子掐架打闹，但那温柔又不失强硬的声音，那温润又不乏阳刚的容颜，那温雅又不少魄力的气质，就这么突如其来地，闯进他平淡了16年的人生。

以前或许是从来不信“一见钟情”的吧。自己也不记得当时为什么就像着魔了一般，没收了他所有剩下的广告，丢下一句没有保证的话，就这么一路跑回了家。

而巧的是，对方似乎真的也信了作为陌生人的他，没有再去别的小区找机会，就这么等着他的消息。

或许，在言澈的心里，也是有那么一点喜欢自己的呢？

混乱而纠结的思绪在脑子里交缠搅弄着，没多久，就被那一如既往的温柔打断：“嘿，看什么呐？”

大脑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这赤|裸裸的眼神依旧停留在言澈的脸上。思春期的少年呆呆地说道：“嗯，看你呢……”

言澈不羞不恼，微笑着用手撑着下巴，饶有兴致地问道：“好看吗？”

反射弧的长度达到空前峰值，安容与脸颊微红，悠悠地点点头，答道：“嗯，好看。”

气氛暧昧的恰到好处。可是言澈没有再给他幻想的机会，伸出右手，稍微用力弹了一下他的额头，说道：“作业写不完，晚上还想不想开直播了？”

终于从黄粱梦中醒来，安容与只感觉心跳极快，呼吸困难，头晕脑热，四肢乏力，仿佛身体被掏空。

为了打破自己单方面的尴尬，他一把抓起草稿纸和笔，重重地说道：“写写写！唉，我这就写！”

在这场小意外发生后，安容与难得保持住了心无旁骛的状态，清完了所有作业，剩下的时间也只勉强讲了两道数学题。不过言老师对这个进度表示很满意，小主播病后的第一次直播总算是保住了。

这天晚上，原本打算和憨仔一起打勇士联赛，但对方临时有事来不了，再加上两周没碰电脑，又是病好后第一次开直播，安容与便想着不如开个小号，陪言澈去打6级勇士联赛好了。

仔细一想，虽然每次言澈想要和他双排时他都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但当他想找言澈开黑时，对方也从来没有拒绝过。即使两人水平差得很多，却从来就没有妨碍过他们在同一场游戏中获得乐趣。

安容与的乐趣自然是享受每一局带他超神带他飞的使命感，而言澈的想法则不得而知。不过他应该也有觉得开心的地方，不然何必一次又一次提出要一起玩呢？

想到这里，安容与直接发了个信息给他，果然，很快就收到了肯定的回复。换上一个群管理给的三千分小号，而言澈依旧用自己的号，所以只能打6级联赛。不过对于天才游戏少年来说，其实打什么等级都无所谓，只要能和他一起就行了。